

# 朱有燉《诚斋录》笺注

〔明〕朱有燉 著 朱仰东 �笺注



# 朱有燉《诚斋录》笺注

〔明〕朱有燉著  
朱仰东笺注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本书承蒙伊犁师范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自治区重点学科“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资助出版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朱有燉《诚斋录》笺注 / 朱仰东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3

ISBN 978-7-5190-1236-6

I . ①朱… II . ①朱… III . ①古典诗歌 – 注释 – 中国 – 明代

IV . ①I122.7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58431 号

## 朱有燉《诚斋录》笺注

---

著 者：朱仰东

---

出版人：朱 庆

终 审 人：奚耀华

复 审 人：曹艺凡

责任编辑：王海腾

责任校对：傅泉泽

装帧设计：申爱芬

责任印制：陈 晨

---

出版发行：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125

电 话：010-85923074（咨询）85923000（编务）85923020（邮购）

传 真：010-85923000（总编室），010-85923020（发行部）

网 址：<http://www.clapnet.cn>      <http://www.clapplus.cn>

E-mail：[clap@clapnet.cn](mailto:clap@clapnet.cn)      [wanght@clapnet.cn](mailto:wanght@clapnet.cn)

---

印 刷：中煤（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中煤（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

开 本：880×1230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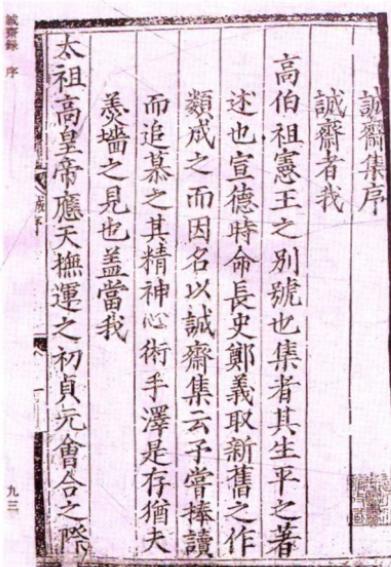
字 数：355 千字 印 张：17.75

版 次：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90-1236-6

定 价：32.00 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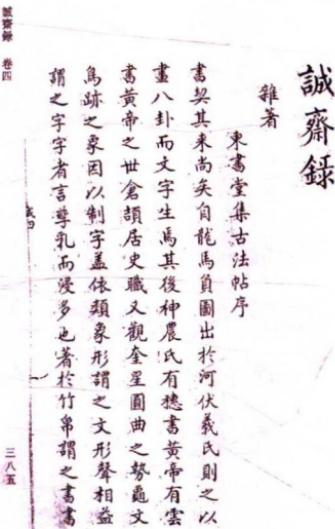
诚斋集序（嘉靖十二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诚斋集序（嘉靖十二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诚斋录卷一（嘉靖十二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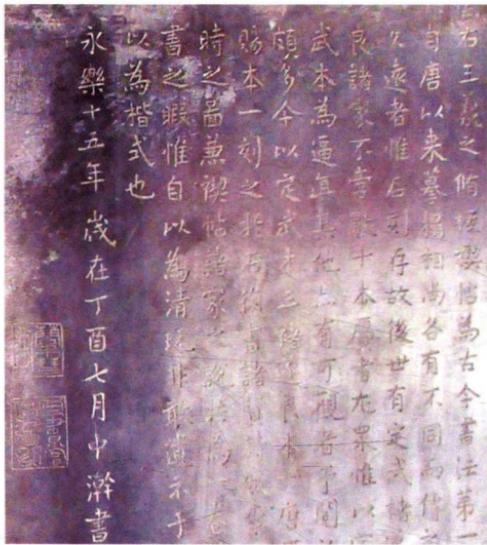


诚斋录卷四（嘉靖十二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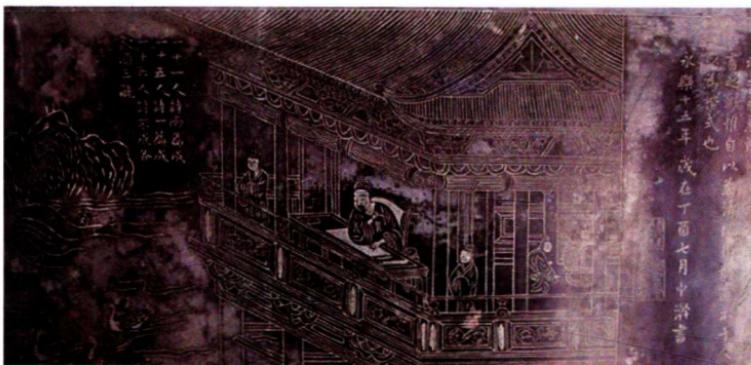
右王羲之脩禊禊帖為古今書法第一  
自唐以來摹搨相尚各有不同而傳之  
久遠者惟石刻存故後世有定武褚遂  
良諸家不啻數十本脣者尤衆惟以定  
武本為逼真其他亦有可觀者予閱之  
頗多今以定武本三褚遂良本一唐模  
賜本一刻之於石復書諸賢詩倣李伯  
時之墨薰禊帖諸家之說共為一卷讀  
書之暇惟自以為清玩非敢遺示于人  
以為楷式也

永樂十五年歲在丁酉七月中潔書

兰亭禊帖石刻拓本（台湾任遵时先生藏）



兰亭禊帖石刻（北京北海公园快雪堂书法博物馆藏）



李公麟兰亭流觞图（图前为朱有燉跋语）

## 笺注者序

朱有燉（1379—1439），号诚斋，又号锦窠老人、全阳道人等，明高祖朱元璋之孙，第五子周王櫉长子，封国开封，谥“宪”，世称“周宪王”。宪王好古博学，才思无穷，于杂剧最为用心，所作杂剧三十余种，“调入弦索，稳叶流丽，犹有金元风范。”<sup>①</sup>

宪王杂剧声名既高，其诗词文集《诚斋录》所收作品虽很可观，而于学术史上，却多视其为杂剧名家，如明代同为杂剧作家兼戏曲理论家的孟称舜即称其为“国朝第一作手”（《古今名剧选·小桃红眉批》）<sup>②</sup>，诗词文反倒因此湮灭无闻、隐而不彰。鲁迅先生论文与人关系时指出：“不过我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最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于说梦的。”<sup>③</sup>就宪王与其著述而言，对其诗词文成就的了解，不仅在于由此了解“作者的全人”，也将直接关系到

<sup>①</sup> （明）沈德符：《顾曲杂言》，载《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四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版，第206页。

<sup>②</sup> （明）孟称舜：《古今名剧选》，载《古本戏曲丛刊》四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sup>③</sup> 鲁迅：《题“未定草”（七）》，载《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4页。

对其整体文学成就的考量及文学史地位的评定。

一

《诚斋录》收宪王诗歌约一千一百余首，其数量于明代诗坛少有匹敌，而文学史上能与之抗衡者亦屈指可数。朱彝尊《明诗综》卷二称宪王诗歌“不事呕心，颇能合格。”“诚宗藩之隽矣。”洵为肯綮<sup>①</sup>。其题材，并未逾越传统藩篱，要之可分悼亡、咏花、咏怀、咏史、赠别、题画、咏物七类。宪王善于求新求异，杂剧多冠以“新编”字样，故其诗亦常能化腐朽为神奇，道人所未道或不能道不敢道，如咏史诗《马嵬山下粉》咏李杨爱情，道是“世人但谓玉环妖，不识玉环冤死处”、“真龙御天居九五，一妇那能成众蛊”，“后人不责唐明皇，惟知因色生祸殃”，真情至性，且出于明初一代藩王之手，不仅难得，亦且振聋发聩，足为执政者殷鉴。南宋杨万里《诚斋诗话》云：“诗家用古人语，而不用其意，最为妙法。”并例举山谷诸诗，名之曰“翻案法”。宪王陈言务去，笔笔生新，深得杨氏翻案精髓。而尤可贵处，宪王求新求变一以贯之，诸如此类的作品不胜枚举，比如《诚斋牡丹百咏》，据诗前小引：“偶忆元本中峰有咏梅花百咏诗百篇同一韵者，遂用其韵以咏牡丹。”胡玉缙《续四库提要三种》“诚斋牡丹百咏一卷、梅花百咏一卷”条下注：“今所传者，元韦珪及元冯子振与释明本倡和，各

① (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清嘉庆扶荔山房刻本。

成百韵，而牡丹罕有及，故有燉不拘韵，其咏梅花，即用明本之韵。”牡丹百咏唯见于明代中后期，明前未见文献著录，故牡丹百咏当为宪王首创。

宪王宅心仁厚，其诗情深婉至，多能唇吻适会，性灵摇荡，不乏动人心魄的力量。罗洛梅有言：“死亡让人体验到友谊、奉献、忠诚的可贵后，才懂得什么是真挚的爱，死亡不仅丰富了爱，而且建构了爱。”<sup>①</sup>因此，“中国爱情诗大半写于婚媾之后，所以最佳者往往是惜别、悼亡。”<sup>②</sup>如《云英》诗：“云英何处访遗踪，空对阳台十二峰。花院无情金锁合，兰房有路碧苔封。消愁茶煮双团凤，萦恨香盘九篆龙。肠断端清楼阁里，墨痕烛池尚重重。”云英，即宪王爱妃夏云英。夏氏与宪王声气相投，亦是其“一生最喜爱的女人。”<sup>③</sup>夏氏离世令有燉肝肠寸断，诗云“何处寻访”，意即无处寻访，故漫步花院，处处弥漫着物是人非所带来的深哀巨痛。明张琦《横曲尘谭》“填词训”云：“古伤逝惜别之词，一披咏之，愀然欲泪者，其情真也。”<sup>④</sup>宪王为情真之子，故其悼亡诗皆发自肺腑，出自天然，读之，令人动容。亦正因如此，其离别、咏怀、咏物、咏史、咏花诸诗亦多能自具性情而无矫揉造作之感。

明人徐泰《诗谈》论诗，以为“我朝诗莫盛于国初”。

① (美)罗洛梅：《爱与意志》，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版。

② 朱光潜：《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载《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③ 赵晓红：《皇室贵族的传统文化情结——朱有燉杂剧的现代解读》，《东方论坛》2003年第6期。

④ (明)张琦：《横曲尘谭》，载《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四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版。

清末陈田《明诗纪事》“甲籤”进而言之：

凡论明诗者，莫不谓盛于弘、正，极于嘉、隆，衰于公  
安、竟陵。余谓莫盛明初，若犁眉、海叟、子高、翠屏、朝宗、  
一山、吴四杰、粤五子、闽十子、会稽二肃、崇安二蓝、以及  
草阁、南村、子英、子宜、虚白、子宪之流，以视弘、正、嘉、  
隆时，孰多孰少也？且明初诗家各抒心得，隽旨名篇，自在流  
出，无前后七子相矜相轧之习。<sup>①</sup>

明初诗人一时蜂拥，确为事实，然所谓各抒心得，却  
未必然。明朝初建，士人面临两种选择：其一、甘作倡优，  
糊心迷目，颂歌昇平；其二、隐居山林，疏离政治<sup>②</sup>。慑于  
朝廷威权，后者往往最终不得不皈依于前者。杜贵晨先生  
指出：“元代诗歌本来已经朝着歌咏性情的方向发展，元末  
战乱又赋予其较为充实的内容，明诗接其余绪，几乎就要  
大放异彩了，但是明初的封建专制扼杀了她再度辉煌的生  
机，并迫使其成为皇权的侍婢。这后一点不幸，也是中国  
诗歌史的不幸。”<sup>③</sup>所以，明初诗歌表面繁荣难以掩饰实质性的  
全面沦陷，朝野上下“恢张皇度，粉饰太平”（倪谦《根  
菴文集序》），以致“冗踏肤廓，万喙一音。形模徒具，兴  
象不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难怪学者惊呼：“颂圣代  
代有之，明初潮流声势浩大，作品数量庞大，远超前代，

①（清）陈田：《明诗纪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② 李圣华：《初明诗歌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7页。

③ 杜贵晨：《明诗选前言》，载《明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年版。

唐初、宋初皆远逊之。”<sup>①</sup>台阁体即是政治干预文学形成的结果。

或由于皇族身份的缘故，宪王诗歌尚能“我手写我口”（黄遵宪《杂感》）<sup>②</sup>，不仅新人耳目，独出众流，亦且为当时诗坛注入了一股强劲的生机与活力。如《白纻词》：

兰堂露气侵罗幕，珠帘半卷春寒薄。银床错落金剪刀，新裁白紵琼绦飘。纤纤半幅分宽空，舞袖歌衫卷轻雪。吴宫夜宴宝炬明，美人著来坐花月。岂不闻田中村妇无一丝，缠身但用草作衣。输官偿债俱已尽，冬来抱子窗前啼。

诗写豪门奢华犹不忘田中村妇之苦，很容易让人与白居易《红线毯》联系起来。宪王曾仿白居易《柳枝词》作《柳枝歌》十篇，此诗或亦有步武白氏之可能。然与白氏不同，宪王本系宗藩，生当富贵，笔锋所及，犹能直面村妇草衣缠身、抱子涕泣的根因，于明代诗坛实不多见。他如《五月霖雨不止，将及二旬，芸阁阴湿，苦雨遂成古体诗一首》：“今岁麦累不得收，只恐田家又亏食。安得西风吹墨云，万里长空看晴日。”《麦登之时苦雨，偶成拗体诗二首》：“行看麦蛾满空舞，农夫嗟叹良可哀。”“富家足食尚嗟叹，农夫农夫将奈何。”皆能设身处地，代民立言，体现了作者忧民济世的可贵精神。《诚斋录》卷二有诗序云：“汴中经冬无雪，予甚忧之，民之苦乐，虽非予职，然仁人

<sup>①</sup> 李圣华：《初明诗歌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1页。

<sup>②</sup> （清）黄遵宪著，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普济之心，不得不有关于念虑也。”说明宪王关注民生、为民立言多源于作家良知。而良知如完全匍匐于皇权之下则将荡然无存，所可吟诵者唯有“圣化昇平日，天恩长养时。四郊无夜警，万物蔼春熙。耕有如坻积，歌闻击壤辞”。<sup>①</sup>

当然，相对政治对文学的高压，文学领域亦不乏倡言为诗求真的呼声，如张以宁《黄子肃诗集序》：“古之诗为诗者，发之情性之真。”（《翠屏集》卷三）林弼《跋丰城航溪朱光孚集后》则云：“诗本人情，情真则语真。”（《林登州集》卷二三）显然，明初险恶的政治环境并未给诗人留有自抒性情的余地，真情受到严重压制，人性难以释放，这也注定明诗求真之路荆棘丛生，唯有以曲折迂迴的方式进行。政治上的无所作为之于宪王无疑是人生的“大不幸”，然守藩馀暇及藩国特权不仅使其有时间进行创作，亦为其独抒性情提供了保障。其诗往往闪烁着动人的光辉，关键即在于此。

民歌脱口而出，率性而为，求真往往伴随着对民歌的学习。李梦阳《诗集自序》云：“夫诗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途鬻而巷讴，劳呻而康吟，一唱而群和者，其真也，斯之谓风也。”且云：“今真诗乃在民间。”宪王诗歌于此堪称典范，其对民歌的追求与学习非常自觉，所著《诚斋录》中即收入不少模拟或带有民歌色彩的作品，在《柳枝歌序》中，宪王云：

竹枝歌，渝人所唱之曲，唐刘禹锡在沅湘时，闻其俚歌浅

① （明）杨士奇：《东里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陋，乃制竹枝歌，以教里中小儿女歌之。其音属黄钟、羽未，亦若吴声，盛行于贞元元和之年，故后世有竹枝乐府也，即今南人所唱山歌。

诗序甚短，却言简意赅，对竹枝歌渊源始末及音韵特点了如指掌，实非用心者不能。

明人对民歌的推尊与对汉魏盛唐的崇尚有着很大关系，而根本在于，“明初高、刘，前期李东阳，中叶两李王何之取法汉魏盛唐，真正看重的是那时诗歌更接近‘真声’和‘自然’，这也就是他们为什么往往多做古体和异口同声推重民歌的原因。”<sup>①</sup>宪王诗歌似乎亦印证了这点。《诚斋集》中取法汉魏盛唐之作不在少数，比如卷一《拟古》、《拟古诗夏夜有怀》；卷三《拟唐宫词》；《诚斋新录》《拟古乐府五杂组》十章等。明诗在由高启、刘基向两李王何等明中后期诗人传承过程中，在突破因特殊政治环境所造成的“万喙一音”局面及革新诗风过程中，朱有燉及其诗歌应该是不可或缺的环节。

明诗数量惊人，学者统计：“有明一代，煌煌三百年，清初朱彝尊《明诗综》收录诗家三千四百余人，清末民初陈田的《明诗纪事》所录诗家已近四千，远逾《全唐诗》的二千三百余家，工程浩大的《全明诗》至今仍未告罄，明诗数量恐怕也不是一个小数目。”<sup>②</sup>明诗炳炳麟麟的创作局面遂也促使选诗、选诗家应运而生。李东阳《麓堂诗话》

<sup>①</sup> 杜贵晨：《明诗选前言》，载《明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sup>②</sup> 郭万金：《关于明诗》，《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

云：“选诗诚难，必识足以兼诸家者，乃能选诸家；识足以兼一代者，乃能选一代。”能入选诗家尤其诗坛大家法眼，其诗作当非寻常，其于诗坛或诗史地位亦实非一般诗人可比。宪王及其诗歌见于诗选者，计有：

钱谦益《列朝诗集》乾集下收诗四十六首，分别是：《宫词》（四首）、《绿腰琵琶》、《杨柳枝》（二首）、《竹枝歌》（二首）、《柳枝歌》（三首）、《和白香山何处难忘酒》（六首）、《拟不如来饮酒》（八首）、《朝谒皇陵》、《秋蝉》、《秋信》、《小亭即景》、《忆友丁大舍》、《秋怀》、《云英诗》、《偶成》（二首）、《静坐》、《芸阁初夏即事》、《悟道吟》（二首）、《暮春》、《送雪》、《临安即事》、《老人灯》、《暮春久阴寒风雨》、《登城有怀》、《秋凉》等。连同尚存争议的《元宫词》一百〇三首在内，《列朝诗集》著录宪王诗歌达一百四十九首。朱彝尊《明诗综》卷二收《竹枝歌》二首。张豫章《四朝诗》“明诗”卷二“宗藩诗”收诗二十二首，即：《竹枝词》（二首）、《柳枝歌》（三首）、《和白香山何处难忘酒》（六首）、《拟不如来饮酒》（四首）、《秋凉》、《秋蝉》、《小亭即景》、《云英》、《偶成》、《宫词》、《绿腰琵琶》。陈田《明诗纪事》“甲籤”卷二上选宪王诗三首，即《云英》、《柳枝歌》“苏小门前万缕垂”、《送雪》。

由上可知，明清选家以钱氏选录朱诗最多。钱谦益，清凌凤翔《初学集序》称其“适当诗派中衰之际，实开熙朝风气之先。”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一将其与陈子龙、吴伟业并举，道是：“明末国初歌行约有三派：虞山源於杜陵，时与苏近；大樽源於东川，参以大复；娄江源於元白，

工丽时或过之。”<sup>①</sup>其中“虞山”即钱谦益。钱氏为明末清初诗坛大家，宪王为其看重绝非偶然，清人彭孙贻《明诗钞》“明诗”七言句“周宪王”条例举有燉《杨柳枝》、《和懒云上人》诗后评曰：“使王摩诘见之，亦当心服诗韵。”足见宪王诗艺之高，影响之大。

诗话是“中国评论诗人、诗句，记载诗人活动故实的文艺批评著作形式。”<sup>②</sup>能够摄入诗话，入选者亦非平庸之辈。检索明清两代诗话，以朱有燉为素材者不少，钱谦益《列朝诗集》乾集下“宁献王”条《囊云诗》题下载宪王送雪与臞仙囊云故事即为明清两代诗坛津津乐道的一段佳话，后之如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等多承其说，沿用不已。尽管朱氏《明诗综》并未著录宪王梅花、牡丹、玉堂春百咏，倘若联系《静志居诗话》成书于《明诗综》之后，或亦如黄丕烈推测的那样，“想不见是本耶”<sup>③</sup>。《诗话》赞宪王“不事呕心，颇能合格，梅花、牡丹、玉堂春一题，动辄百咏，才思不穷，诚宗藩之隽矣。”看来的非虚言。

因为喜爱或推崇，清代文人援引或赓和的现象时有发生。如陈邦彦《乌衣香牒》卷四“散藻三诗”“周宪王有燉”条引宪王成句有：“池上红鸳并，帘前紫燕忙。”“喜看池内鱼生子，惊退帘前燕逐虫。”<sup>④</sup>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

① (清)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② 朱立元编：《艺术美学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640页。

③ (清)黄丕烈著，屠友祥校注：《菟圃藏书题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第856—857页。

④ (清)陈邦彦：《乌衣香牒》，清乾隆刻养和堂丛书本。

四“捻鬚寄”援引宪王诗歌多达十余首<sup>①</sup>。张玉书《御定佩文韵府》则采用大量宪王诗句作为韵藻范例，如卷十六之四“柳絮颠”：“周宪王诗：风里飘扬柳絮颠”等。清弘晓则依宪王《柳枝歌》韵作《柳枝歌步明周宪王韵》二首，如其一：“白公堤上绿垂垂，掩映桃花十万枝。几阵晚风柔莫胜，蛮腰低舞汉宫眉。”<sup>②</sup>自然淡雅，与原作差可比拟，颇得宪王遗韵。

二

宪王词数量不多，《诚斋录》卷四著录三十三首。需要说明的是，学术史上，宪王词数量多有出入。据张仲谋《明词史》，宪王词共“三十四首，附其诗文集《诚斋集》以存。”《全明词》较张著少去两首，实收三十二首。《全明词》过录于“惜阴堂丛书抄本”。“惜阴堂丛书抄本”全称《惜阴堂明词汇刊》，由惜阴堂主赵尊岳主持刊刻，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sup>③</sup>，厥功甚伟不可否认。然尽善矣，未必尽美，据王兆鹏等学者考证：“惜阴堂所据抄本有严重缺损，词句多有脱缺。”<sup>④</sup>所收宪王词亦非完璧。后人不察，以讹传讹者不在少数，如马兴

① (清)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版。

② (清)弘晓：《明善堂诗文集》，清乾隆四十二年刻本。

③ 王兆鹏，吴丽娜：《〈全明词〉的缺失订补》，《中国文化研究》2005年春之卷。

④ 王兆鹏，吴丽娜：《〈全明词〉的缺失订补》，《中国文化研究》2005年春之卷。